

### 偏不说自己是俘虏

叶名琛在历史上,已经被定位为带有强烈贬义的“怪人”。洋人打上门来,只管关起门来扶乩请神,在僚属面前,装做什么事都没有,学谢安以示“镇定”。可惜,等不来“小儿辈破贼”,等来的却是鬼子进村,洋人打破了大门,把他抓了去。当时人就说他是:“不死,不降,不走;不战,不和,不守。古之所无,今之罕有。”

然而,换了我们,如果处在叶名琛的地位,又能怎么样呢?战,没有本钱;和,没有授权;守,自然是守不住;走(逃)的话,清朝法度,地方官守土有责,如果弃城而走,日后是要掉脑袋的。一个县令尚且不能逃,何况堂堂的两广总督?走尚不可,降就更不行了,自己丢人不说,家族的脸面都没了,多少年多少辈抬不起头来。当然,死是可以的,只是,叶名琛自许名臣,有“疆臣抱负”,要为朝廷分忧,国家外患未了,不能死。

广州城破之后,叶名琛做了俘虏。洋人还算“文明”,没有给我们的总督大人五花大绑,上铐戴镣,甚至连碰都没碰他,还让他带上日用品,甚至食用的粮食并若干仆人,因为叶大人既不算打算吃洋人的饭,也不打算用洋人的东西,当然更不用说使唤印度人了。就这样,叶名琛被带到了船上,一路漂泊,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。在那里,叶被关在一栋小楼里,每天写字作画,以海上苏武自许。据说,他的钤有“海上苏武”印章的字画,大半都送给了洋人(这成为日后国人都夷他的一个重要理



史海钩沉

张鸣著

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

从帝制崩溃到现代中国初立这一段,是中国历史上危机与生机并存的岁月。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和清理,是今日知识分子关注的课题之一。在书中,作者以其一贯的风趣,把晚清到民国有关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挨个道来:讲风流政客陈公博、警察头子赵秉钧,讲当年的有志青年在时局变幻中纷纷成了争权力抢地盘军阀……

由),是否真确,不好说,可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那就是他老人家只吃自己带去的粮食,一年后粮食吃光了,他便不食而死。

按说,死在加尔各答的叶名琛,如果非要类比哪个古人的话,往好一点说,倒更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,因为他真的不食“洋”粟死掉了。虽然同在异域,苏武是汉朝的使节,被扣押在匈奴,放了19年的羊,叶名琛是清朝的疆臣,城破做了俘虏,两人的境遇好

像根本挨不上。不过,仔细想想,叶的自许也不无道理。按清朝的制度,虽然总督实际上是疆臣,但名义上却是上面派下来的中央官员,而两广总督,一向是负有跟洋人打交道办交涉的使命的,在鸦片战争之后,这种职责更是明确,所以,叶也可以说是具有使臣的身份。作为使臣办交涉而交涉不明白,进而被野蛮的洋鬼子扣押,所以,他当然是苏武。为了不辱使命,打定主意不食洋粟,可是加尔各答没有羊可牧,带来的米又不够多,只好不食而死了。

叶名琛的“怪”,事实上是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世界碰撞之初很容易产生的现象。当时的中国人,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洋人打交道。打又打不过,谈吧,又不是一种话语体系,自己很是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,心里总是拿洋人当本该给自家进贡的蛮夷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叶名琛之所以看起来可笑,仅仅是因为他的处境。他不幸地是一个特别有抱负的旧式士大夫(科门高第,翰林出身),却撞上了新时代的门槛,他绝非贪生怕死之徒,但却遭遇了比死还屈辱千百倍的难堪,换来了百多年的笑骂。虽然算是清朝大员中第一个坐过洋船的人,又在洋人的地盘上生活了一年有余,但是他到死也没有明白他的对手是些什么人,只有按照古书上的古人模样行事,学伯夷叔齐,自许苏武,即使是把字画给洋人,其实也算不得失节,因为那毕竟是洋人自己来讨的;在洋人看来是好奇,在叶名琛则是教化——让这些蛮夷见识点中华文化。

### 灿烂花开向阳处

一想起要写黑田小学时代的植草和我,不知什么缘故,只能回想起仿佛风景画中小小的点景物似的我俩。比如,校园里随风摇曳、花萼累累的藤萝架下的我俩,去服部坂、基督坂、神乐坂的我俩,站在大榭树下面、用钉子把五时参拜者上供用的稻草人钉在大树上的我俩,如此等等。风景和环境都能比较鲜明地回忆起来,然而我们两人,只不过是记忆中的剪影而已。

我不知道这是由于年代久远了,还是由于我本人的资质,总之,要把我们两人当年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回忆起来,那是需要经过一番努力的。

用望远镜观察之下的植草圭之助,在黑田小学的学生中间,和我一样,也是个性格大与人殊的孩子。

就说衣服吧,他穿的都是绸缎之类做的肥大大大的衣裳,裤子也不是小仓小仓是日本和服面料的著名产地之一。)的料子做的,也是软绵绵的。

就整个印象来说,我总觉得他像个梨园子弟——现在回想起来,觉得他好像一碰就倒的小小美少年式的人物。

我记得,有一次因为路不好走,植草跌了一跤,一身漂亮衣服全毁了。他大哭,我把他送回了家。

还有一次是开运动会的时候,他跌到有积水的洼地里,雪白的运动员成了黑泥人,他抽抽搭搭地哭个没完,我好好安慰了他一番才罢休。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吧,爱哭的植草和爱哭的我,彼此都怀有亲近感,热诚相待,所以我们两人总是在一起。这样,就以哥哥对待我的态度对待



人物传记

「巨」黑泽明著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
本书为黑泽明晚年回忆自己跌宕起伏一生的记述,从孩提时代一个孱弱的“夜哭郎”,到如何痴迷于绘画和电影,如何幸得启蒙而踏入电影界,最后如何执导《罗生门》等影片而成为世界级的导演……在征服一座座高山的生命征程中,大师将坎坷的足迹与不断进取、奋斗的伟大灵魂,娓娓道来。

植草了。

植草在每次运动会的赛跑项目中总是倒数第一,但有一次他突然跑了个第二,这时我一个健步冲了上去:“好啊,好啊!加油!加油!”我喊边跟他一起跑,一直跑到终点,大为高兴的立川老师把我们两人紧紧抱住。

那时,植草拿着领的奖品——记不得是彩色铅笔还是水彩颜料——走到卧病的母亲跟前。他母亲喜泪纵横,替植草向我连连道谢。现在回

想起来,我倒是必须向他们道谢才对。

因为,懦弱的植草使我产生了应该庇护他的想法,这样,不知不觉中就使我成了连孩子头儿也得刮目相看的人了。

立川老师对于我俩的这种关系,大概也是极为满意的。有一天,他把我叫到教员室,以探询的口吻和我商量设一名副班长如何。我当时很不高兴,以为这是嫌我这个班长不中用才这么做的。老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,他问我:“如果你推荐,你打算推荐谁?”

我提了一名本班成绩优秀的学生。老师听我这么一说,立刻讲了大大出乎我意料的话:“我的意思是找一个成绩稍差的家伙当副班长。”我大吃一惊地看着立川先生。

老师笑眯眯地瞧着我,说:“让差劲的家伙当副班长,他一定认真地干。”然后他就像我们班同学一样称呼我,说:“小黑,让植草当副班长怎么样?”

话谈到这个地步,我深深感到老师对我们是何等良苦用心。我万分激动地瞧着立川老师。他说了声:“好!就这样定啦!”站起身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,又笑着跟我说:“立刻告诉植草的妈妈,他妈妈一定会很高兴。”

从此以后,植草胸前佩戴上红色缎带的银色徽章,不论是在教室还是在校园,都和我形影不离。

立川老师曾经说过,植草是个懦弱儿童的样本,但是他此刻也注意到了植草身上沉睡未醒的才能。他为了使植草尽可能快地开出灿烂的花,把他移栽到副班长这个盆里,而且放在向阳之处。不久,植草写出了使立川老师大吃一惊的、十分精彩的长篇作文。

### 搬来救兵

烧饼的声音变小了,她这人从来都是大嗓门儿,说话、笑、打哈欠,都是大嗓门儿,这时候她的嗓门儿倒小了,这说明她的心里已经虚了。她看看周围,她不愿意周围那些邻居听到她和董老师的对话,她希望他们马上离开,但他们围得更近了。小镇里的人对什么都感兴趣,家长里短在他们就是难得的山珍海味。

“什么意思!我倒不知道是什么意思!”董老师大声说,抓住了别人把柄的人都是这口气。

烧饼怔住了,她明白董老师已经气到了极点,因为她看到了他的手在抖,董老师突然又狠狠看了一眼烧饼,问烧饼他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?什么时候?什么时候?董老师一连问了好几个什么时候。

烧饼当然记着这个日子,并且,马上小声说了出来。“九三年八月。”

“对已经十五年了。”董老师又用很大的声音说,“你知道十五年是什么意思!”

烧饼心里都明白过来了,她心里什么都明白,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,她身子有些发软,她推开董老师,想过去开门,她想赶快让自己和女儿进家,进了家就是另一个世界,她不想在邻居们面前丢人现眼,但她手里的钥匙已经打不开这个门了,门锁已经换了。

烧饼吃了一惊,转过了身,小声说:“啊,董文明,你把门锁也换了?”

“是!你骗了我十五年,我未必要不能换把门锁!”董老师站了起来,说,

“你不让我进门可以,但



家庭小说

王祥夫著

小说月报杂志社友情推荐

董老师发现笑笑不是自己的孩子,就把老婆烧饼和笑笑从屋里赶出来。恰恰他的女人烧饼水性杨花,她带上女儿去找相好的男人,却没有一个收留她们。这时,笑笑不见了,后来被人发现的时候是在洗浴中心。十五岁的笑笑,已经是个不正常的孩子了……

你得让笑笑进家呀。笑笑是你的女儿呀!”烧饼又小声说。

“笑笑是谁?我问你笑笑是谁?”董老师看了一眼旁边的女儿,更火了:“真是天大的笑话!你还想骗谁?”董老师把手猛地朝天上一扬,手就停在了半空,但他还是没有把要说的话说出来,周围的邻居们却都一下子笑了起来,但他们马上都不笑了,他们都看着董老师的女儿董笑。董老师的女儿董笑的脸在那一刹间是那么白,白得像死人,她好像不会动了,她就那么背抄着手,靠着

墙站在那里。

“走,笑笑!”烧饼下死劲拽了拽笑笑,她要去搬救兵了,这局面,她恐怕对付不了。烧饼拽上笑笑往院子外走,董老师却把脸转到另一边去,看着另一边。

离很远,董老师就能听见是他母亲来了,他冷笑了一下,他料定了烧饼就会来这一手。董老师的母亲已经很久了,老到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八十几了,是烧饼撵着她,她已经走不快了,东倒西歪地走着,但烧饼希望她能走得快一点,最好能快步如飞,所以看上去倒像是一次绑架。董老师的母亲一边东倒西歪地走着一边激动地说:“为什么?为什么好好儿的把床锯了?啊?”

董老师已经拿准了烧饼会去做什么,所以他在她走后就一直没开门进家,一直脸红地坐在那里,他知道他要是开了门,烧饼就会把他母亲直接撵到屋里来,然后就不再也不会离开。董老师就一直坐在门口坐着,后来就有人在他旁边打起扑克来,这些人说是打扑克,心却始终在董老师这边。

董老师的母亲被撵过来了。“阿大!你把门开开,让小张和笑笑进家。”董老师的母亲用手里的拐棍敲了敲那半张床,对儿子说。

“我为什么开门?”董老师对母亲说:“您想不想是谁骗了我整整十五年!”

董老师忽然动起气来,用一只手“咣咣咣咣”拍着胸脯,他一开始就讲家乡话了,很快,快到人们都听不懂。董老师的母亲倒不说话了,吃惊地看着烧饼,又看看儿子,她不知道董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,但肯定是有事了。

### 漏掉的部分

路易斯家,我们把那包装纸撕开,上面有相同的封印,文稿纸、字体都是一样的。路易斯念了起来:

11月5日,希梅洛求见了国王,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,而国王也肯定地说他很相信我们的无辜,但在和议会商议之前,不能决定是不是要帮助我们。

大统领继续向国王为军团求情,和国王12月19日在特努埃尔又会面了一次……

第二天第一个弥撒刚结束,在圣瓜迪亚僧侣的赐福下,我就带着一支小分队朝佩里斯科拉挺进了……若干天之后,我们顺利返航,圆满完成统领交给我的任务。但唯一令人伤心的是,我牺牲了不少萨拉瑟罗苦役犯。

“稍等一下。”我叫住路易斯。我的上帝,杀人的梦境,那个海滩,不安的大海,那群僧侣骑士把那些拴着铁链子的人都残忍地杀害了。我看看手上的戒指,它却安静地发出暗光。

路易斯又拿起了那本文稿:

回来之后,统领明明知道很危险,但还是一路跟着国王到了威尼斯,继续向国王为圣殿骑士求情。就在首都的修道院里,国王不顾他之前所做出的贡献,在12月5日将他残忍地处决了……

教皇的最高命令下达,尽管我们勇敢的圣瓜迪亚首领经过了一年多的抵抗,米拉维特和阿斯科都必须投降。那个时候,蒙松和查拉梅拉的工事还在抵抗,但是后来也不过多坚持了几个日月罢了。

两个月之后我被传讯……没过多久,教皇来信,要求给我



悬疑小说

乔治莫里斯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

克里斯蒂娜是个律师。27岁生日的那一天,她收到了两枚戒指。一枚是她那个有钱的做证交所代理的男朋友送给她的订婚钻戒,另外一枚是有人通过匿名信寄给她的,那是一枚神奇而古老的红宝石戒指。令她难以预料的是,那枚红宝石戒指把她引入了一场危机四伏的离奇冒险之中……

微的作品献给上帝,把他圣徒的形象画下来让大家参拜。

在被释放大概两年后,我们圣殿骑士的大统领雅克斯·德莫雷士,在广场上被活活烧死。法国国王和教皇同时也在上帝的法庭上受到了审判。他们两人在这一年内,都陆续离奇地死掉了。

哈伊梅国王活得久一些,是在一年前,博布勒修道院附近的圣克鲁斯修道院去世的。他在死前说道:要到明暗交接的时候了,现在就是关键。

我还能再跟你们说些什么呢?在我生命的尽头,在经历了骄傲、尊严、荣誉和失败、痛苦和激情,我发现我所一直保守的秘密也该在上帝那里。它被藏在圣人们踩踏的土地里,圣母的神圣之美中。

“这段历史很精彩。”路易斯说;“但没有提供任何线索。”

“也许它隐含其中呢。”奥里奥沉思着说。

“倒数第二句,是吗?”我问道。

路易斯重新拿起书稿:“我一直保守的秘密在上帝那里。它藏在圣人踩踏的土地里,在圣母的神圣之美中。”

“圣母的皇冠。”路易斯惊叫起来:“文中说‘圣母的神圣之美处’,肯定就是线索。”

我们仔细地观察着那顶皇冠。没错,真的是货真价实的锡块。把版画放在一张桌子上,奥里奥小心地用小刀在皇冠的旁边试探性地刮。不一会儿,皇冠就翘起了一个边。它真是用很精细的金属做的,我十分小心地把那个皇冠揭了下来,它的下面,肉眼就可以看清有几个拉丁字母: Illa-SanctiPau. “圣保罗岛。”我大叫:“那宝藏在圣保罗岛的一个海穴里。”